

社會人文叢書 32

THE WORST DESERT ON EARTH

橫越死亡沙漠

— 塔克拉瑪干 —



查理斯·布拉克摩爾◎著

張連康◎譯

係頭出版社

社會人文叢書 ③2

橫越死亡沙漠——塔克拉瑪干

原書名 / THE WORST DESERT ON EARTH

原作者 / Charles Blackmore

譯者 / 張連康

出版者 / 絲路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10638)信義路三段一三四巷九四號一樓

電話 / (〇二)七〇四一一二二

傳真 / (〇二)七五五五三〇五

郵撥 / 一三六〇八三六二

發行部 / 地址 / 中和市宜安路一巷一二號

電話 / (〇二)九四七九〇〇八

傳真 / (〇二)九四七九〇一〇

初版 / 一九九七年五月

定價 / 新台幣三二〇元

* Copyright © 1995 Charles Blackmor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41128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 請寄回更換)



前言

當查理斯·布拉克摩爾 (Charles Blackmore) 告訴我，他計畫要徒步橫越大戈壁 (Taklamakan) 沙漠冒險之旅時，起先我還以為聽錯了。因為歷史上不曾有人做過這樣的壯舉，這是一種大膽而可怕的想法，甚至是瘋狂的想法。我在飛機上看過大戈壁這個像山巒起伏、綿延不絕的大沙漠，那是一個「人跡罕至飛鳥絕」的不毛之地，我也看過一些征服沙漠的冒險故事，那全是冒生命危險的事。就我的知識所及，我認為徒步「橫」越大戈壁是不可能的。

不錯，奧里爾·斯坦因 (Aurel Stein 1862 ~ 1943，英國考古學家、非洲探險家) 與斯文·海定 (Sven Hedin, 1865 ~ 1952，瑞典之亞洲探險家) 都曾穿越過大戈壁，但那都是縱走而非「橫

貫」。縱走不只路線較短，只有橫越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沿著一條河流走，等河流在沙漠中消失了，他們的探險之旅也就結束了。更重要的，縱走是順著沙山的山谷走，橫貫則須翻越一座又一座的沙山；翻越沙山可比翻越普通山嶺難多了。

斯坦因與海定的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即大戈壁）探險，當然也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他們要切過大沙漠的幾個死角，作考古研究，並希望能發現一兩個遺失的古城。縱走雖然不像橫貫那麼艱難，但海定的第一次探險——開啓了英國人探險大戈壁之路——還是損失了兩位隊員與大部份駱駝，連他自己也差一點兒渴死在沙漠裡。

同樣的，斯坦因或海定，他們在各方面都不能與布拉克摩爾的這次探險之旅相提並論，他們以兩個月的時間，牽著駱駝跋涉一千二百五十公里，翻越無數的沙山。自西而東橫貫又比自東而西縱走更加困難。看完了這本書就會明白這道理。布拉克摩爾本人也是直到快走完全這條探險之路時才知道的。

探險隊隊長布拉克摩爾雖然有不少沙漠探險的經驗，有些像勞倫斯（*Lawrence*, 1888-1935，英國考古學家，世人稱他為「阿拉伯的勞倫斯」）在七柱國中的角色，是一位沙漠中的識途老馬。儘管如此，還是沒有辦法說服我參加他的一大戈壁探險之旅。你知道「塔克拉玛干」是甚麼意思嗎？它乃「有進無出一之謂也」。他雖然好意相邀，我可真希望他是開玩笑的。其

實我自己也略有一點沙漠旅行的經驗，我曾在索馬利亞（*Somalia*）與北肯亞（*North Kenya*）擔任過國王的非洲步槍隊（駱駝騎兵隊），與布拉克摩爾的這次探險之旅相比，我以往的經歷只能算是童子軍郊遊遠足罷了。

也許，我該在這裡爲本書讀者，以及令人敬佩的本書作者提出一些有益的警語。有誰若是想學他的樣兒，我在這裡要慎重勸他一定要「三思，三思！」，因爲布拉克摩爾與他的隊員們（其中還有一位堅毅卓越的女士）所經歷的危險與艱難，常常被人忽視或看輕。布拉克摩爾是英國陸軍的專業人員，對他個人而言，這是件家常便飯。但是，重要的是，他要帶領一隊人，其中包括維吾爾人（*Uighurs*）與中國人，而整個旅程中沒有出絲毫差錯。我知道，這本書出版的時候，編輯一定問過他，旅途中究竟有沒有危險？是那些危險？

凡是看過斯坦因或是海定所寫的沙漠探險故事的人，對於夢魘似的沙漠景象無不怵然心驚。或是在沙漠邊緣看過「沙暴（黑色龍捲風）」的人，眼看幾分鐘之內白天就變成了黑夜的奇觀，他才了解甚麼叫作「自然災害」，中國稱之爲「天災」，也才知道橫越「死亡大戈壁」是多麼可怕的驚人壯舉。沒有錯，布拉克摩爾是比斯坦因與海定幸運，他有他們所沒有的導航、通訊儀器，他幾乎不必擔心迷路的事，幾世紀以來，因迷路而功敗垂成的探險隊不知凡幾，因之而「有進無出」的更是不少，否則這個「有進無出」豈不成了「浪得虛名」？但是，若是

缺少了像布拉克摩爾及其隊友們那種異於常人的勇氣與堅決的意志，也是絕對無法完成這種人類空前的壯舉。甚至連攀登喜馬拉雅山的埃弗勒斯峰（*Everest*），與一個人獨力划船橫渡大西洋這兩件事能否相提並論還是頗有爭議的。

一般而言，今天世界上的大探險家們，或是那些一意追求第一一的人們，對於世界上最可怕的沙漠、大山與海洋，都在做有系統的征服。如果說還有甚麼未被人注意的艱險挑戰，我相信，如果讓布拉克摩爾知道了，他必然會小心的策畫，並欣然冒險一試。

彼得·哈柏克 謹識

目錄

前言 001

大戈壁地圖 008

1 大戈壁的誘惑 002

2 大計畫 003

3 出發 004

4 進入沙漠 005

5 赤痢與沙山 006

13

發現古城

0
1
4

12

飲水危機

0
1
3

11

維吾爾人

0
1
2

10

人皆有夢

0
1
1

9

中國集中營

0
1
0

8

瑪薩塔

0
0
9

7

超越海定

0
0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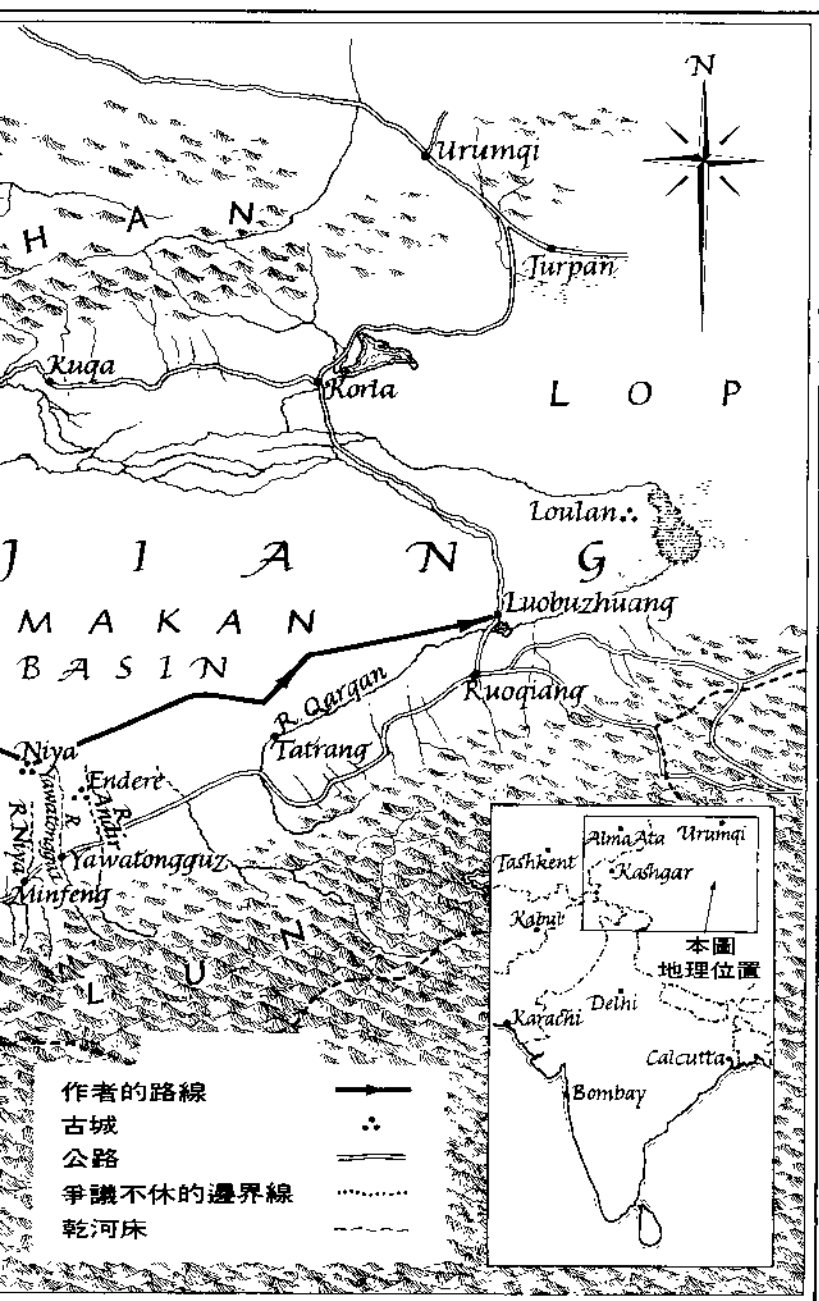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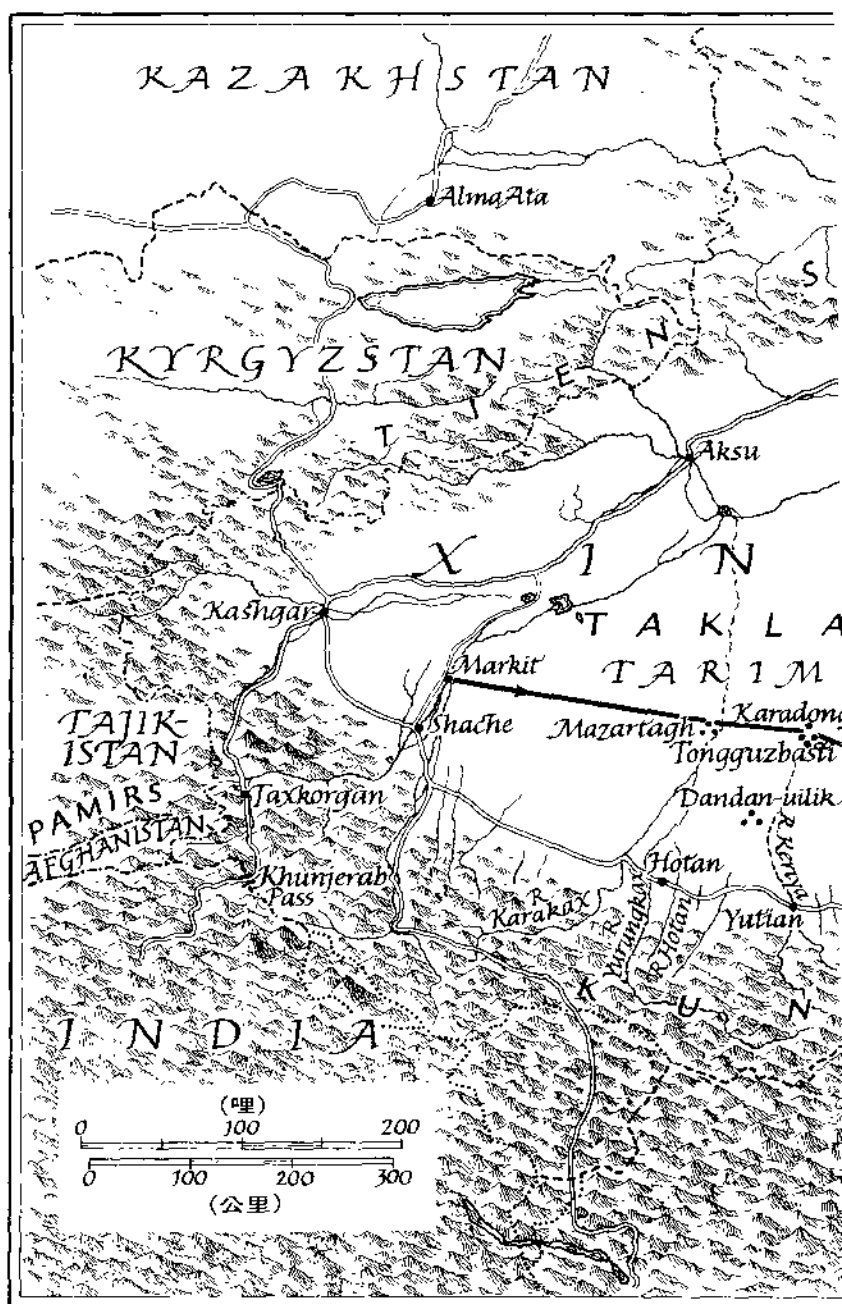
絲之路

0
0
7

+

	20	19	18	17	16	15	14
結語	征服沙漠	怪異的扭曲	死亡之夜	錯誤的代價	蘇利曼之歌	不再觀星	中國人
0 2 2	0 2 1	0 2 0	0 1 9	0 1 8	0 1 7	0 1 6	0 1 5





第一章

大戈壁的誘惑

蘇利曼(Suleiman)跪在駱駝旁邊的沙地上。他小心翼翼磨礪著他那把長而薄的彎刀，是一把可以繫在腰間的軟刀。他磨刀是因為他知道不久就要殺駱駝。他長滿鬍鬚的臉活像一隻老鷹，充滿皺紋的臉顯露出一夜未曾好睡的倦容，爲了照顧受傷的駱駝，他真的一夜沒有睡好。駱駝木然的側臥著，無神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從牠起伏的肋骨看，就知道牠的生命力已經很衰弱了。牠是這一隊三十隻駱駝中最大的一隻，我們的飲水、食物與橫渡沙漠所必需的其他用具等，全靠牠們馱載。頭一天夜裡，這隻駱駝從沙山上跌了下來，可能是頸骨脫臼，也可能是頸骨骨折。當牠從陡峭的沙山上跌下時，背部的馱載物突然滑落，全部壓在牠的脖

子與腿上，我們誰也拿不定主意，說不出牠究竟是怎麼回事了，只知道牠受傷的脖子再也直不起來了，牠的腿再也支持不住牠的身體了，牠曾三番兩次的試圖努力站起來，結果都不成功，身體就像黏在沙地上似的動彈不得。我們雖然點燃火把在旁幫助牠，但是我心中有數，我們的努力事實上是白費力氣，牠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再跟我們一起繼續前進了。

我本能的想法是希望早一些結束牠才是真正的仁慈，但是四位駱駝管理員則大不以為然。他們寧願等到次日天亮，他們希望讓牠休息一夜，說不定情況會好轉。毫無疑問的，牠們都是受了蘇利曼的影響，他相信駱駝很可能在天亮以前死亡。因為牠的鼻子已經開始冷了，蘇利曼告訴我們，這是駱駝死亡的第一個徵兆。他在南方絲路一帶專門靠飼養、買賣駱駝過活了大半輩子，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駱駝專家。蘇利曼雖然不是管理駱駝的首領，但他是年齡最大、最有經驗的，換言之，其他的駱駝管理員自然就會看他的態度的行事，唯他的馬首是瞻。很顯然的，他們都知道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他們都被行業傳統所惑，全都不說話，不表示意見，惟恐與結束駱駝生命之事扯上了甚麼牽連。他們嘴裡不停的禱唸著：「這是天意。」似乎這樣便可赦免他們的罪過。這是一種多麼悲觀與認命的思想啊！

真是天意，駱駝竟然拖過了漫漫寒夜。氣溫已經下降到華氏零下二十度，十一月已經是土耳其的冬天了。受傷的駱駝更加衰弱了，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胸肋的起伏更微弱了，

牠的生命之潮正在快速的退落：

天亮了，是該面對事實作個了斷的時候。我倒不在乎，因為我心中早已有數，無情的結局早在意料之中。在探險途中我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我連一小時也浪費不起，我們不能再在這隻垂死的駱駝身邊多耗費時間了。沙漠的冬天已經開始，我們的身體狀況已經開始衰退，我們的備用物品已接近枯竭。最主要的是我們的裝備損壞嚴重，密封得最妥當的儀器也被沙子滲透進去了，使其精確度大大的降低了。更重要的還是駱駝已經三天沒有喝水，我們必須在牠們渴死之前找到水源，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趕快繼續向東南走。此外，我還很擔心天氣。酷寒的東北風，以時速五十公里的速度，帶著細沙與刺骨的寒冷（白天華氏零下五度——攝氏零下二十度），我們的裝備已經明顯的不足了。處此環境之下，我們似乎別無選擇，只有以最快的速度，翻越橫亙在前面的沒完沒了的沙山。這就是說，我們勢必趁早殺死受傷的駱駝，及早出發趕路，實在別無選擇了。

我也曾這麼想過，就留下牠讓牠自生自滅，說不定牠會自己好起來也未可知？這當然是一種天真而不切實際的愚蠢想法，也是完全不了解沙漠的迂腐想法，殊不知如饑似渴的沙漠，永遠是張著貪婪的大嘴在等待衰弱無助的生命以延續其生命。這實在很殘酷，但也的確是事實。我們必須面對它。

決定一旦作成，執行者自然是蘇利曼。這天早晨，其他幾位駱駝管理員當然不能再有任何意見，也不會參與其事。只有蘇利曼知道該怎麼做，也只有他肯做。令我十分驚訝的是，當他們把該準備的工作完成之後，突然之間都溜得遠遠的，靜悄悄地像鬼魅似的在冰冷的沙地掠過，各自溜回他們的睡覺區，還有幾個人留在大營帳裡照顧其餘的駱駝。

只有蘇利曼一人，他既沒有注意到其他的駱駝管理員都開溜了，連他自己也是面無表情，在寒冷的微曦中，他瘦削的臉頰顯得格外嚴肅。他又再磨了磨刀，儘管晨風似割，他還是把身上的黑色厚外套脫了，捲起衣袖，以便執行這項殘酷的任務。他走到駱駝的旁邊，先調整一下牠的韁繩，然後僵硬的跪在垂死駱駝的身旁，牠那水汪汪的褐色大眼睛，已經沒有反射了。牠既不驚慌也不痛苦，對自己悲慘的命運也沒有任何感性的表現。牠的眼睛空蕩蕩的，正像東方剛升起冰冷的晨曦，這是牠最後一次看到曙光。沒有抗拒與掙扎，戰爭結束了，最重要的，劊子手並不是陌生人。

我幾乎不帶感情的站在一旁觀看。我一直在思索，但甚麼也想不出，只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愧疚，我為甚麼沒有替這隻駱駝取個名字呢？我們真的負牠良多。牠為我們背負八十公升飲水，陪我們走了一千一百多公里沙漠，沒有牠為我們背負的這些飲水，我們不是功敗垂成，便是作了這「有進無出」冷酷沙漠的孤魂。牠陪我們走過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毛之地，牠

似無怨，但我卻有恨！我甚至不能確定，那些駱駝管理員是不是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名字。

蘇利曼向駱駝表示敬意的最後一個動作，是貼近牠的耳朵大聲祈禱，這是非常原始的撫慰行爲。蘇利曼的眼中充滿淚水，一顆顆淚珠映著晨曦的光輝，他一面祈禱，淚珠一面泔泔流過他滿是沙塵的臉頰，滴落在沙地上。就在這同時，蘇利曼左手緊緊的夾住駱駝的頸子，右手將彎刀插進駱駝領下厚厚的毛裡，刀刃已經貼近駱駝的喉管了，也就是說刀已經架在脖子上了。很奇怪的，他並沒有立刻割下去，他是不是在祈求上蒼寬恕他的罪行？抑或是祈求上蒼庇佑駱駝的靈魂？這我就不得而知了。蘇利曼面向西方麥加聖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昨天夜裡他們爲甚麼要不辭勞苦的搬動駱駝，還要把牠的四個蹄子擺得自自然然的，而且也是面向麥加的方向。

祈禱完畢後，蘇利曼又坐回他的腳後跟上，並用他乾瘦的手臂擦拭眼淚，抽搐著嘆了一口長氣，又整了整他頭上那頂「祈禱帽」。突然間，我雖然一直在注意觀看，但還是被嚇了一跳，他突然抓起早已架好的彎刀，猛力割了下去，他的手法相當俐落，非大行家莫辦，一刀正中主頸動脈與氣管。血噴如注，駱駝痛的猛力擺動脖子，同時還掙扎著想站起身來，蘇利曼的左手緊夾住駱駝的頸子不放，右手上的彎刀像鋸木頭一樣的快速而猛力的切割牠的頸部大肌肉。駱駝痛苦的揮舞著蹄子，似乎是想找一個可以著力的地方站起來跑走。牠呻吟著，